



【此心安处】

## 泉林

□徐龙宽

我一直认为，江河之源必有宏大气象，要么雪山皑皑，融水不绝；要么瀑布奔涌，声势浩大。没想到泗河的源头，竟是这一眼眼细碎的泉水，从石缝里喷涌而出，一点点，一滴滴，汇聚成渠、潭，一路接纳沿途的溪流、小河，最终舒展成水体数十米、长度千余里的大河，奔涌向东，汇入黄海，不复西归。

我有幸在夏日踏入泗水泉林，恰好遇见朱熹笔下“胜日寻芳泗水滨，无边光景一时新”的盛景，整个园区到处都是泉水的湿润与草木的清香。泉林之名，恰如其分，因名泉荟萃，泉多如林而得名。《山东通志》将其列为“山东诸泉之冠”，北魏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更誉其为“海岱名川”。千百年间，诸多文人墨客在此留墨，为这方山水添了几分人文底蕴。

园区不大，一公里见方的土地上，泉眼密密麻麻，星罗棋布，大小不一，各有风姿。大的泉眼喷涌翻腾，水花撞在石上，溅起碎玉般的水珠，气势磅礴；中的泉眼如游龙戏水，水柱冲天又悄然散落，灵动婉转；小的泉眼几乎视而不见，只在水面上断断续续冒出细碎的水泡，如螃蟹吐水，像流动的诗行，诉说着岁月的静好。泉水汇聚在一条一公里左右的河道内，河水澄明透亮，直视无碍，水下草藤如织，嫩叶飘摇，青苔遍布石上，绿絮在水中轻轻串动，像是大自然亲手铺就的一道绿色地毯，生机盎然。

阳光斜照而下，洒在水面上，满河金光粼粼；微风吹过，河面泛起层层涟漪，一片水花四溢，凉意便顺着风，漫过指尖，驱散了夏日的燥热。水下，几十种叫不出名字的水生植物林林总总，参差错落，根须在水中舒展，叶片随波轻摇，形成完整而鲜活的水下生态系统。它们依水而生，因水而美，唯有水质澄澈、透光度高、养分充足的地方，才能滋养出这般生机，而泉林的泉水正是这份生机最好的馈赠。

我曾到过“天下第一泉”趵突泉，游历过江浙一带的灵秀山川，也曾探访过“人间仙境”九寨沟，却从未见过如此繁茂的水生植物。它们不同于陆地上的野草树木，对生长环境有极高的要求。泉林的泉水，常年水温保持在14℃至17℃，清冽无染、含氧量高，恰是它们生长的绝佳之地。“山中有流水，借问不知名。映地为天色，飞空作雨声。”漫步泉边，这几句诗不知不觉涌上心头。

泉林是如何形成的？相传，东海小白龙为报答孔子救命之恩，违逆玉帝旨意欲为曲阜降雨，被雷神击死化作陪尾山，其灵力从石缝中溢出，便成了这泉林万泉喷涌的奇观，也造就了泗河“圣人门前倒流”的独特景象。孔子曾在此设坛讲学，望着滔滔泉水，发出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的千古浩叹；李白留下“秋波落泗水，海色明徂徕”的佳句；乾隆驻蹕十次留下的百余篇诗文，都为这方山水增添了厚重的人文气息。令人惊喜的是，得益于优质的冷泉资源，泉林附近还养殖着名贵的虹鳟鱼，这种对水质要求极高的鱼种，在泉水中自在生长，成为泉林独有的美味印记。

泉林里有陪尾山，仅高于平地约两米，虽无巍峨之势，却因孔子的感慨而声名远播。泉林里有树，硕大的银杏树苍劲挺拔，枝繁叶茂，柳树依依垂岸，杨树挺拔向上，浓荫蔽日，将夏日的暑气隔绝在外。

细看泉林，一派林木茂密、泉水淙淙的景象。人为建筑很少，也没有刻意修饰和整理，却藏着灵秀与底蕴；它在群山环抱之下，以涓涓细流汇聚成奔涌大河，不舍昼夜，一路向东，朝着大海的方向，诉说着千年的故事。

（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山东省作协会员）

## 无沙有味“海沙子面”

□张所昆

来到日照，你会发现，在城市的大街旁马路边，有许许多多亮着“海沙子面”招牌的店铺。初来乍到的外地游客，一看见“海沙子面”这四字组合，都不免感到困惑：日照的饭店竟然将沙子与面掺在一起，太不可思议了，吃起来难道不感到牙疼？

殊不知，此“海沙子”并非真正的沙子，而是海里一种极小的白色贝类，学名“兰蛤”，幼时形体特小，成熟后长度也基本不足一厘米，大小如同瓜子。而且，在日照方言里，“海沙子”的“沙”字读四声。多数人恐怕还想不到，“沙”，在字典里还真有sh à音及其释义。实际上，不只是日照人这样说，山东省不少地方都这么说。

海沙子面风味鲜香醇厚，是日照沿海地区的非遗美食，当然，这是从制作技艺方面而言。海沙子盛产于日照市涛雒河和两城河的入海口，因滩涂和水质境况特殊，这儿出产的海沙子味道尤为鲜美，最佳捕捞期为每年的五月至十月。不过，这种带有季节性的海产品，如今经深加工后，一年四季都可享用。

据说海沙子面起源于清朝后期，它是很多老日照人抹不去的儿时记忆。一直以来，当地沿海居民非常善用海沙子熬制卤汁，其工艺特点可概括为“一洗、二淘、三煮、四滤”四个关键步骤。海沙子以形体微小为特点，于是有人称其为珍珠蛤、纳米蛤，它的外皮很是薄脆，用笊篱轻轻一压就破碎。制作海沙子面讲究使用手擀面，面条将熟时，将金黄色的卤汁连同粒粒贝肉一起倒入锅里，最后加入一些切好的韭菜或其他绿色蔬菜作为青头，至此，色香味俱全的海沙子面就可出锅了，瞅着冒着热气的美味，谁见了都会垂涎欲滴，恨不得立马吃上一大海碗。时下日照本地人对于海沙子的记忆，大多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那时候一般家庭平日不舍得买上档次的鱼虾吃，海沙子因价格便宜，味道鲜美，亦饭亦菜的海沙子面便成为海边多数家庭的日常性食物。

靠海吃海。瞧，对这不能成大菜的小小海沙子，日照人因势利导，尽取其鲜，用它来制作海沙子面，无比可口，实乃绝配，可谓舌尖上的海洋馈赠，用海沙子熬成的卤汁，便是此道面食的灵魂。兼备海鲜风味和滋养效能的海沙子面，则成为日照不可磨灭的味蕾印记。

如今在日照，每当有游客问及“海沙子”的名称由来，饭店的工作人员或者旅行社的导游都会解释，这种小小的兰蛤因形似沙子而得名。对此，懂行的人不禁要反问：既然如此，那为什么非要读成“海sh à子”呢？“形似沙子”得名之说只能算作今人的一种猜释，但不管怎么说，“海沙子面”这个奇特的称呼已广传于世，并变为日照民间约定俗成的一道美食。

日照学人牟敦波曾撰写《有种日照美食叫“海螵(sh ī)子面”》一文，文中提到，清光绪《日照县志》在“食货志”里描述“蛤”类时记载道：“又，最小一种曰海螵子。”这就告诉了我们“海沙子”叫法的渊源。“螵”，现今念“s ī”，据牟敦波考证，正规说来“螵”在历史上是念作“sh ī”的，文章中还从发音与方言等角度进行了一些深入的查究和论证，可以看出，“海螵子”最终阴差阳错地演化成了“海沙子”。

海沙子，鲜味浓，名字奇特耐琢磨。还请瞧好了：这种最小的蛤类原名叫“海螵子”，名中本来无“沙”字。可以看出，“海沙子”只是在以后才叫开的，其中发四声音的方言用字“沙(sh à)”，恰与字典里的读音与释义相吻合。笔者曾采访过日照沿海的一些老渔民，不少人都认为：动词词性的“沙(sh à)”，是卤汁提炼过程中除去碎壳和杂质的标志性动作（相当于上述四个步骤中的淘、滤），也是最为重要的核心工序。对此观点，笔者很是赞同，认为这也对容易引起外地人误会的“海沙子面”之名，给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。

（作者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会员，山东省历史学会会员）

【原乡切片】

## 河塘旧事

□谭丽娜

村东头有片小树林，树林旁边是村里的河塘，这就是我的家乡，鲁西南平原上的一个普通村庄。离开家乡多年，每每想起，总觉得那里的风景像官崎峻电影里的画面一样唯美。

夏季河塘热闹非凡。河岸边，村里的女人们一边洗衣服一边唠家常；河里浅水区，孩子们游泳嬉戏；远处鸭子、大鹅悠然自得地划水、捕食。到了晚上，河塘一片蛙鸣。秋冬季节，河塘把自己最肥硕的大白鲢、鲤鱼等美味馈赠给村民。这是我对村里河塘最初的记忆。

河塘给我留下的，不只是这些热闹，还藏着我儿时一堆说不完的故事。那个夏天，我费了好大劲也没学会那种手脚并用的扑腾，看着小伙伴们游来游去，我羡慕得眼都红了。我只能把脑袋插进水里才能让自己浮起来游几下，可我得呼吸。后来不知怎么，我竟无师自通学会了仰泳，慢慢找到平衡，手脚配合，竟能一直游，那份得意至今还记得。河塘让我第一次有了成就感。

小伙伴扑腾老是来捣乱，我便早早走出家门，有时绕道菜园子，摘几个西红柿，走到河塘边，把西红柿扔到水里，跳下去，游累了，捞出一个，咬上一口，美味。我常常就那么漂着，脑子里想些什么，自己也说不清，只觉得天地都是自己的。

河塘有一个地方是禁区，那片水域有棵大柳树，柳树的根一半裸露在外面，一半在水里隐约显现，像个小岛。据说鸭子喜欢去树根那下蛋，不过树周围的水域特别深，大人下去也探不到底。我经常站在岸边遥望那棵柳树，仿佛看到了树根那一窝一窝的鸭蛋。我多希望自己是一个游泳高手，把那些鸭蛋收入囊中。每次梦中梦到那些鸭蛋，醒来就想或许树根那根本没有鸭蛋，只是我的臆想。

我的小伙伴娟子知道我对鸭蛋垂涎已久，一天跑过来兴奋地跟我说，河塘旁边的小水洼里有鸭蛋。前阵子偷杏时，我“出卖”了她，她好几天没理我，突然这么热情，我还有些诧异。我跟她来到小水洼，她说她在哪片哪片捡到了一颗。我趟着刚没膝的水，终于看到一颗鸭蛋安静地躺在水里。我一把抓起，高兴得喊：“我捡到一颗鸭蛋！我捡到一颗鸭蛋！”娟子哈哈大笑，我还在兴奋中，一边举着鸭蛋一边跟娟子说：“我去告诉奶奶我捡到鸭蛋了！”娟子已经笑得直不起腰，用手指着鸭蛋。我望着手里的鸭蛋，沉甸甸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把鸭蛋转个个，一缕流沙顺着鸭蛋皮上的一个小孔流了出来，待细

沙流尽，仅剩一个有小孔的鸭蛋壳。我呼吸开始急促，眼睛也瞪大了。娟子一看忙说：“这回咱们平了！”好吧！“背叛”和“欺骗”打了个平手。河塘里又有了我们的欢声笑语。

最难忘的还是去河塘捉鱼。我在岸边用双手和胳膊围成包围圈慢慢合拢，能圈出好多小鱼。对于捉泥鳅，我也很在行，双脚在泥窝里感觉到泥鳅的存在，两只手慢慢靠近，抓泥鳅不能太用劲，否则就打滑溜走了，要用手捧，直接甩到岸上。

有一年夏天河塘的水越来越少，那个假期，很多人都去捉鱼，大家把水搅浑，鱼的脑袋就会露出来。有人用网，有人用盆，还有人徒手抓鱼……我在岸边看着，偶尔捡几条别人不要的小鱼。开始我还记得家人的管教，女孩子要有女孩子的样子，不能再那么疯玩。最后，还是忍不住，鞋袜一脱，进到水里，脚底一阵清凉。不大一会儿，居然捉住了一条小鲶鱼，我赶紧上岸带回家。我一趟趟往返于家和河塘之间，小半天，家里的洗脸盆里就游着几条巴掌大的鱼。

乐极生悲，当我又从家跑向河塘，刚踩到湿泥，脚后跟一阵剧痛，低头一看，一个没有底的啤酒瓶，锋利面朝上，我脚后跟陷进去了，鲜血直流，我哇地哭了。妈妈背着我去诊所包扎，每次换药都要唠叨：你这哪有女孩的样子。再后来我领着两个同学去河塘捉鱼，又一次施展包围圈战术时，被一块玻璃划伤了手臂，幸好伤口不深，我们拿着战利品回到学校才发觉已经迟到，只好把装鱼的塑料袋藏在校门口的麦秸垛里，还没溜到教室门口就被班主任叫住：“这都第二节课了，你们干什么去了？”更悲催的是放学后，我们急不可耐地跑到麦秸垛，发现塑料袋倒了，里面的水和鱼都不见了，旁边有几只溜达鸡在悠然散步。

我们这一代人，像候鸟一样飞去了远方。在城里待久了，梦里却总回到那片河塘，梦见自己游到了大柳树下，摸到了一窝；梦见河水暴涨，我抓住了一条大鱼。醒来总是怅然若失。

好在，河塘也有自己的春天。听家里人说，镇上的小厂关了几家，河底的淤泥彻底清了一遍，岸边也种上了芦苇，那些年不见的鱼，慢慢又回来了，水不臭了，蛙鸣也重新响起来。去年秋天，我回了一趟成武老家，路过河塘，水是清的，岸边坐着几个钓鱼的老人。那棵大柳树还在，我仿佛又看见那个举着空鸭蛋壳傻笑的孩子。

水就那么安静地流着，我在河边站了很久，转身回家，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水响，好像鱼跃出了水面。